

第十九冊

胥役 盜賊

奴婢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杭縣

清



朱彙

金少

商務印書館印行

清稗類鈔

胥役類目錄

胥役須點卯

崇文門胥役之需索

林清曾爲胥役

某夫人吆喝胥役

胥吏之名稱

舍人

號房東房

代書須考充

例吏利

各部書吏主案牘

胡文忠論部吏

蒙古不能延請內地書吏

供事

周宗之橫暴一時

部吏索賄於福文襄

部吏索賄於某封翁
王書常私鑄假印

部吏駁阻從祀

鴉片啓釁誤於胥吏

庫吏玩弄縣令致死

游智開爲胥吏所愚

庫吏中傷閻文介

部吏索賄於某令

藩吏索賄

部吏庫吏舞弊

差役之名稱

差役索草鞋錢

蜀中差役之需索

蘇拉

各部之雜役開銷

庫丁

番役

偵探告密之原始

一〇九八八五四三四二二一

一九八八七七六六五六五四三三二二一

水卒報警

巡丁

桃花乞

號軍

門斗

烏拉娃

解役殿陳星齋

悍役不敢登王氏門

一九〇〇二二二二二二二

清稗類鈔

奴婢類目錄

奴婢之解釋

主人召僕呼來

薦頭介紹傭僕

管事

太姓買僕

京師閨人之惡智

從僕有隨封

長班

長隨帶駄子

坐省家丁

烏拉和爾嘉

康熙初八旗僕婢自盡之多

張去瑕示飭約於諸僮

石哈生自鬻於西安某家

馮甦賣身於吳三桂藩下

頁

俞文爲馮家奴

明珠馭家奴之嚴

孫子未幼爲青衣

世宗詔除樂戶等籍

莊某著長隨論

霍集占子爲奴

蘇撫司閹侮褚筠心

畢秋帆改歌僮爲僕

袁子才遣僕

金冬心鬻僕從以游

黑王送和珅壽儀

和珅府中之三爺

何子貞值僕無月給

奴盜主妾

文武賀撫署閨人生子

楊竹村自甘爲僕

粵寇令幼童服役

曾文正薦僕於某監司

六 六 五 五 四 四 三 三 二 二 一 一

趙繩先爲黠僕所給

王得勝爲擔水夫

于氏僕以假契過戶

周得標棄官爲傭

陳廷生有長揖僕

任筱棠之侍僕

皖撫司閹索門包

章鐵峯受典爲奴

二毛錢受傭於妓館

外務部有余鬪子

閻人受門包

上炕老媽

搭腳媳婦

門檻裏

梳頭媽

小大子

大姐

近身

一八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二九 二二

喜婆

送娘子

喜娘

粵人蓄婢

蘇麻喇姑

招姐精烹飪

葛裙

婢以護印作夫人

桂林某大家有慧婢

三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清稗類鈔

盜賊類目錄

盜賊橫行

某乙先盜而後賊

盜賊充斥

盜有徒爲賊

上海多盜而少賊

趁火打劫

擄人勒贖

盜有把風

土國寶以盜投誠

蘇盜打糧

老爪掘坎瘞行旅

李笠翁盜庫金

盜冒太守名到任

黠盜取汪山樵玉龜

漳州守爲盜、
郁雙蓄靈編以爲助

茭塘海盜

盜觀李晴山行儀
東南海上多盜

勒保鋼表被盜

盜善走

搶米爲臨時之盜

張保以盜緝盜

張忠武少曾爲盜

盜爲蛇所逐

盜割婢臂

盜劫御賜貂馬褂

昌平女僕通盜

濟寧女傭通盜

子刦父

浙東有盜藪

夫婦爲盜

一 一 〇 八 七 七 六 六 六 六 五 三 三 一 頁

曹州之盜有黑店

康八康九兄弟爲盜

五〇

拉痘疸

鬍匪

五一

盜爲子延師

黃四癩王

五二

竇開山盜婦女

陶什陶橫行於奉天

五三

茹某劫山西黃氏

唐殿榮專劫俄人

五四

黃金滿有大王之稱

沈坦若遇虬髯

五五

遇紅姑娘者十九死

虬髯客經手無所失

五六

蘭因爲女盜

沈坦若遇虬髯

五七

新嫁娘作盜

沈坦若遇虬髯

五八

王二李善以盜除盜

沈坦若遇虬髯

五九

豫西刀匪之多

沈坦若遇虬髯

六〇

盜誘伶爲子

沈坦若遇虬髯

六一

米禾登

沈坦若遇虬髯

六二

礮船中人爲盜

沈坦若遇虬髯

六三

楊某盜人之盜

沈坦若遇虬髯

六四

浮梁黑店

沈坦若遇虬髯

六五

鄭七遇神駒李天馥

沈坦若遇虬髯

六六

某二爺擄人

沈坦若遇虬髯

六七

九龍山之盜

吳川多海盜

焦四以盜墓致富

莊莘爲美人所困

黃蕭養中響箭而殞

黃八子避重就輕

胡大拒捕

隸因謎獲盜

小德盜珠寶

盜劫香港銀行

盜報仇

梟匪有擄人勒贖之事

抖路

硬爬

陳老三劫某藩司

以假兇器行劫

以藥水迷人而行劫

賈爲郵差以行劫

賈爲郵差以行劫

賈爲舟中老人所欺

冒爲人夫以劫衣

馮少村皮篋爲盜所奪

盜棺

臺灣生番劫人

九股苗喜爲盜

九股苗喜爲盜

番盜慘殺漢人

廣南夷人爲盜

某盜臨刑書聯

賊之類別

某乙再作賊致富

賊裁賊

賈五竊寶石頂

胠篋者擗某生類

竊牛賊爲犬所捕

賊以翦縉術懾盜

小李偷書生

盲賊

賊爲舟中老人所欺

八〇

八一

八二

八三

八四

八五

八六

八七

八八

八九

九〇

九一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九六

九七

六〇

六一

刀客竊印

呂二改行致富

曾文正有珠被竊

鑑坑內有賊自首

文淵閣書被竊

太和門庫物被竊

庫丁竊銀

賊竊國璽

李某遇鐵算盤

襄河上下游多女賊

竊銀角

匿小兒於箱以竊物

竊箱籠及木器

竊首飾

竊驢之狡

賊聞僧吟詩而退

弄手

垂髻女爲弄手

一〇五	一〇五	一〇四	一〇三	一〇三	一〇二	一〇一	九九	九八	九八	九七	九六	九五	九四
-----	-----	-----	-----	-----	-----	-----	----	----	----	----	----	----	----

竊玉搬指

江輪竊履之賊

竊賊易裝以惑人

飛賊

焚悶香以行竊

鄰人穴牆以行竊

一〇九	一〇九	一〇八	一〇七	一〇六
-----	-----	-----	-----	-----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胥役類

胥役須點卯

胥役皆在官之人也。大小衙署皆有之。以法定之期赴署報到候驗也。李存義有役謠云。五更飯罷走畫卯。今衙署中猶有卯期點卯卯數等語。州縣署有所謂三班六房者。合胥役而言之也。牧令初蒞任於行香放告閱獄巡城諸事外。尙有點卯之具文。點時於三班六房按照清冊點驗卯名。然每項大率僅到數人。唱名之時到者爲不到者代應之。

崇文門胥役之需索

榷稅之關。以京師崇文門胥役爲最侈且暴。言官屢劾。諭旨屢諭。而積習如故也。商賈行旅。固莫敢或抗矣。凡外官入都。官職愈尊。則需索愈重。大臣展覲。亦從無與較者。乾隆時吳江陸朗夫中丞燿以山東布政使陞見關吏所索過奢。

陸不能與。乃置衣被於外。攜一僕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稅爲。旣入。從故人借衾褥。事竣。還之而去。

崇文門胥役之於過客。遇有食物。羣攫食之道光時。有何某者。嗜鼻煙。每行。必攜精美古壺十數具。皆貯佳品。一日入城。盡爲胥所攫。何大憤。因告其友周某。周曰。此易耳。當爲君報之。因研疥瘡末。入鼻煙。貯入九壺。僞爲過客。入崇文門。役得煙壺。甚喜。復攫之。越十餘日。周復入城。見役皆疥。大笑。胥詰之。周從容語。前事胥皆怒。周曰。疥已入臟。急懲猶可治。不然。爛死矣。衆懼。跪乞其方。誓以後不再索難。周因與藥。並屬急須懲罪。越數日。疥者皆瘥。自是詰客稍寬矣。

左文襄以大拜入覲。入都。進崇文門。行李甚夥。門者留難。索巨賄。始放入。時崇文門監督爲某邸。翌晨。文襄入覲。至朝房。見某邸來。將詰之。某邸遽向文襄拱手曰。公昨入城。何必賞。若輩以多金。再三稱謝。文襄不及措詞。唯唯而已。

林清曾爲胥役

林清。大興人。先世居紹興。父北徙。僑居大興黃村之宋家莊。充南路巡檢司書

吏少無賴。父捶撻之。不克悛。屏處藥肆。習商體生瘍疽。遂見逐。大困。爲宣武傭役。擊柝守夜。父卒。充黃村書吏。旋被革。乃往江南充糧道署役。又役於丹陽縣署。有口給。能營賄賂。所得卽散棄若糞土。及事覺。官繩以法。乃潛逃。尋入天理教。嘉慶癸酉。遂爲亂。

某夫人吆喝胥役

長沙嶽麓山之雲麓峯。爲最高處。歲重九。郡人相率登高。同治某年九日。莊心盦方伯賡良方爲善化令。其夫人某氏往游。憇於某觀。觀中道人設果茗相享。有院生六七人。山下有麓書院過門外。胥役吆喝。衆不服。呵叱之聲。達於內室。夫人詢知之。正色責胥役曰。奴輩太無知。寧不知汝主人爲善化一縣人之父母官耶。汝主人是衆相公之父。我即是衆相公之母。子見母。奚爲不可也。值得一吆喝耶。衆無言。相率趨出。一時聞之者。咸服其有權術。

胥吏之名稱

胥吏。公家所用掌理案牘之吏也。各治其房科之事。俗稱之曰書辦。凡部院衙

門之吏。以役分名。有堂吏門吏都吏書吏知印火房獄典之別。統名曰經承。

舍人

世稱常關之書吏。曰舍人。

號房東房

官署之司投刺通謁及傳達文書之事者。曰號房。一曰東房。蓋類於胥者也。

代書須考充

代書。州縣署有之。當行政司法混合時代。以代訴訟者書寫狀紙者也。必考充。牧令初蒞任。輒於放告之前考之。先期牌示。某月日招考代書。是日也。官高坐堂皇。應考者靜候點名給卷。試以策論或告示所命題。率爲清訟息爭奉公守法等語。揭曉所取。八名或六名。給以戳記。蓋書狀時所鈐以爲證也。且訴訟者之狀紙。無論誰某主稿。必有戳而始爲合式。否則官必斥之。曰白稟不收。或批曰違式特飭。

例吏利

陸清獻公隨其嘗曰。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郭筠僕侍郎嵩黨曰。歷朝風氣。皆名利遞嬗。如西漢好利。東漢好名。唐好利。宋好名。元好利。明好名。國朝好利。又曰。漢唐以來。雖號爲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東漢與太監名士共天下。唐與后妃藩鎮共天下。北宋與奸臣共天下。南宋與外國共天下。元與奸臣番僧共天下。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

各部書吏主案牘

各部司官不習吏事。堂官無論已。一切案牘皆書吏主之。故每辦一案。堂官委之司官。司官委之書吏。書吏檢閱成案比照律呈之司官。司官略加潤色呈之堂官。堂官若不駁斥。則此案定矣。然堂官久於其部者。能有幾人。卽久於其部而能於此部成案條舉歷歷者。更有幾人。下及司官。罔不如是。而祖孫父子世代相傳者。惟吏耳。雖有三年退卯之制。而屢更其名。無從稽考也。或退卯而逗留。所更者。非子姪。卽弟子也。

司官欲檢一案。每以屬書吏。必援例。必檢例案。而例案之堆積。高與屋齊。非熟手。未從得一紙。書吏皆世業。竄穴其中。牢不可拔。輒執例以制司官。司官未如之何。乃遂藉以售其奸。而皆得致富。都中有東富西貴之謠。蓋若輩多居正陽門東與崇文門外。恆多華宅。司官則居宣武門外者爲多也。

書吏稱司官曰某老爺。司官稱書吏曰某先生。至司堂。侍立白事。司官輒起而與言。雖偶怒。亦必不敢開罪於書吏。懼掣肘也。

戶部書吏最盛。有千餘之多。吏部兵部次之。文武補官必請命於部。書吏因缺之肥瘠以索賄。賄不至。非駁斥。卽延閣。故外官得缺。必須到部打點。質言之。卽行賄也。至於選缺。則後先之序。有年資限之。書吏則按籍以求索焉。易以他途。所費尤鉅。有時爲例所縛。不能通融。卽亦無如之何。若循年資而得者。亦百不一覲。

吏兵二部書吏之索賄。及於文武補官而止。不及戶部之甚也。蓋各省款項之核銷。戶部主之。稱關書辦者。必首戶部。軍費報銷之出入。輒百數十萬。凡核銷

一案。有往返駁辯至數年之久者。故必預計打點之費。少則數萬。多則數十萬。掌印主稿之司官。恆聽命於書吏。藉以分潤。堂官亦間有染指者。他若發餽。撥款。亦必假手於書吏。故皆有所沾溉。是以戶部書吏之富。可埒王侯。

工部事較簡。然遇大興作。書吏輒大獲利。

禮部向以窮署著稱。然當會試或大婚國喪之年。吏乃大忙。而書吏亦欣欣然以從事矣。

刑部書吏之私幸竊冀者。外省有大案之發生也。

光緒癸卯之裁書吏。實長沙張文達公百熙倡之。時張爲吏部尙書。擇新到司官。使代任書吏之事。他部起而效之。至戶部裁書吏。而各部之吏。遂無一存。

庚子拳禍。文武百官皆出走。而書吏猶在京。及回鑾。德宗以有人建言。例案太繁。宜悉焚燬者。乃命陳雨蒼尙書璧至戶部。擇而燬之。時陳方爲御史也。陳往書吏陳列諸例案。高與大堂之櫓齊。啓陳。請徧閱。陳瞠目不知所答。有頃。令擇要存之。書吏以無一非要。仍請自擇爲言。陳至是窮於術。惟使燬其殘缺不全。